

■ 记者观察

# 网络文学实体书正成为出版领域新亮点

□ 本报记者 刘鹏波

近年来,网络文学实体书的出版变得越发普遍。作为一名记者,我就经常收到相识的网络作家寄来的实体书,这在多年前可是不多见的现象。从曾经鲜有人问津到如今备受追捧,出版网络文学实体书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商业逻辑、读者心理和出版动机?这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 平台和出版方:经济效益 VS. 社会效益

网络文学的出版并非是近年来才出现的新现象。首部网络文学作品《第一次的亲密接触》早在1998年就在BBS上连载并引起轰动,简体中文版于1999年由知识出版社出版,创造了连续22个月位居畅销书榜的惊人成绩。截至2005年,其销售量已超过百万册。此后,屡有网络文学的实体书创造销售佳绩。

事实上,网络文学的出版更多由网络平台或出版方基于商业利益所驱动。这意味着,出版社在选择值得出版的网络文学作品时,会综合考虑其在网络平台的数据表现,比如作者的粉丝数、作品的阅读量等。以番茄小说“巅峰榜”作品《十日终焉·囚笼》为例,自2023年10月出版首册《十日终焉·囚笼》以来,截至2025年9月,该系列已连续推出10册,累计销量突破200万册。如此强劲的销售增长,自然离不开该作品在番茄小说积累的庞大粉丝群和超高阅读量。平台和出版社正是看中了这些数据背后的商业潜力,才果断将其推向实体书市场。

同时,出版社还会衡量网络文学作品的文学价值和主题意义。一部作品若能在文学性上有所建树,并在主题上“吃香”,不仅能提高出版社的社会效益,还能吸引更多追求品质阅读的读者。近期,网络作家匪迦接连出版了《垂直起飞》《关键路径》两部发表在七猫中文网上的作品。正如他所说,这些作品的出版,“主要还是依靠近年来各大出版社对于现实题材网络文学的重视,以及七猫小说在现实题材征文大赛基础上形成的与出版社对接和转化的良性机制。这让我的作品除了可以在网上连载之外,还能获得更多的出版机会”。

中信文学·花笙品牌专注于挖掘原创文学IP,在网络文学实体化出版方面经验丰富,已推出《柳叶刀与野玫瑰》《智者不人爱河》《月上的海兔》等多部作品。“文本是否满足读者的收藏和反复阅读需求,是否能提供全新的阅读体验以及是否具备IP属性,这些都是我们考虑的要素。”花笙出版人曾丽告诉记者,编辑团队已形成选题调研的专业流程,结合网络平台数据、自身专业判断和业内推荐,经过多轮论证,综合考量选题布局与出版社战略规划,旨在实现更高的文化使命和社会效益,而不仅仅是商业利益。

## 读者:对作品的喜爱 VS. 对作者的支持

对读者而言呢?既然已完整地读过电子版,购买实体书似乎属“多余”,但真的如此吗?在采访过程中,不少读者都向记者袒露了他们的真实想法。更多时候,购买实体书是对喜爱的网络作家表达某种支持,类似于粉丝为偶像打榜、投票一样。如果心仪的网络作家举办线下签售会,他们更是会积极参加,为了能和作者见上一面,并获得一个珍贵的“To签”以好好收藏。记者在多个新媒体平台,屡屡看到读者分享的知名网络作家签售经历。甚至有读者专门撰写攻略,分享如何抢票、如何进场等一系列问题。

今年6月,第三十一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首次设立网络文学专题展,邀请了当下颇具人气的网络作家与读者互动交流。天瑞说符、纸老虎分别携《我们生活在南京》《且渡无双》亮相,散场后不少热心读者拿着实体书排队请作家签名。近来人气飙升的纸老虎是“95后”网络作家,她的《且渡无双》以轻松幽默的语言风格讲述了一个主人公在系统要求下拯救教师团中“恋爱脑”的反传统仙侠故事,尤其受到年轻读者的喜爱,该作品的实体书出版首日预售即超过3万册,纸老虎在图博会上的签售更是人气爆棚。网友章小早参加完活动后在某社交平台回忆:“长达4小时的签售一刻未歇。小粉丝也都好可爱好守秩序,这就是双向奔赴吧。”

此外,实体书的出版还能带动原著的阅读量。比如发表在起点中文网的《绍宋》,讲述主人公赵玖穿越到宋高宗身上,起用岳飞、韩世忠等将领扭转靖康之难的故事。该作品自2024年5月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实体书后,其改编的同名漫画于2024年11月也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今年5月,《绍宋》漫画版火爆出圈,相关视频在抖音播放量突破12亿,带动原著阅读环比增长13倍,让这部已完结近4年的“老网文”强势重回起点读书畅销榜前五,并登顶历史类与完本榜双榜榜首。8月1日,《绍宋》主题游园活动在杭州岳王庙开幕。很多年轻的读者带着《绍宋》的实体书和漫画书走进岳王庙,在古柏碑刻间寻访英雄遗踪。“从书中了解到南宋的历史和岳飞这个英雄人物,就想实体去看看真实的岳飞到底是怎样的人。”有读者如是说。

## 作者:对纸书的情怀 VS. 对创作的坚守

除了商业利益和读者热情,网络文学实体书的出版还有不少是作者主动推动的结果。一些网络作家对纸质图书有特殊的情感,渴望自己的作品以实体书的形式呈现,网络作家姚瓅

便是其中之一。她的《野马屿的星海》就题材来看并不吃香,但质量过硬,她主动向作家出版社推荐了自己。“很想等退休的时候,在摇椅上慢慢看自己写过的纸质书,纸质书比较有质感,而且比较厚重”,姚瓅告诉记者。

最终,作家出版社考量了这部作品的艺术价值和社会效益后,决定出版实体书。姚瓅即将出版的另一部作品《情暖三坊七巷》,以2004年前后的福州三坊七巷为背景,讲述了百年肉燕手艺人陈荣顺与租客们的市井生活故事,曾入选多个网络文学榜单。

谈到电子出版与传统纸质出版的不同,姚瓅等受访者普遍认为,电子出版由作者主导,流程极简。作者自行完成编辑、封面设计后,直接在平台上发布,即可被全球读者浏览和购买。而传统出版则由出版社主导,需经过投稿、审核、编辑、印刷、发行等一系列流程,作者可以获得版税,也能借助出版社的专业资源和权威性,提升作品的品质和市场认可度。

把在平台上连载的网络小说转化为恒久流传的纸质图书,对网络作家而言必然会有一些的困难和挑战。一来,网络文学作品通常字数众多,动辄百万字,而纸质图书的篇幅有限,需要对作品进行大幅删减。这就需要作者痛下决心,舍弃一些精彩的支线情节,以确保主线故事的紧凑和连贯。二来,由于网络文学多为日更连载,读者的催更压力使得作者很多时候要先保证字数,而不是像传统作家那样深思熟虑地敲下每一个字,反复修改再交付给读者见面。这导致了很多网络文学作品良莠不齐,一部作品内部各章节质量参差也是可能的,“烂尾”时有发生。

网络作家卓牧野的《滨江警事》(第1部)荣获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该作品很快被中国青年出版社相中。今年以来,卓牧闲一直在修改该书文稿,编校过程和难度远超他的想象,有时甚至不胜其烦。但他深知,只有通过耐心的整理和修改,才能让作品的文学价值凸显,给读者带来最好的阅读体验。对此,匪迦也有同感。在出版过程中,他直接与出版社编辑对接改稿,编辑建议对书稿篇幅进行删减或调整,“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网络文学因为掌端阅读以及连载的形式,所以分段很频繁,章节也较多,照原样出版容易显得支离破碎,有时不免需要进行段落合并和章节整合”。

网络文学实体书正在成为出版领域新的亮点与热点。从商业角度来看,它有着庞大的读者市场和可观的经济收益;对读者而言,它满足了大众对作家作品的深度喜爱和情感支持;就网络作家来说,它可以承载电子作品的精神传承和纸质图书的情怀追求。由此看来,实体书的出版确实可能是门好生意。期待网络文学实体书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之间找到更好的平衡,从而在图书市场脱颖而出,成为出版行业新的增长点。

■ 观点

自从AI绘画诞生,国内迅速产生了一批“革新者”,他们积极推动利用AI技术的绘画者获得同人类绘画者一样的著作权,理由是既然利用照相技术产生的照片拥有著作权,那么AI绘画同属于使用机器获得的艺术成果,也应该获得完整的著作权才是。在国际上多个国家拒绝承认AI绘画者享有著作权的背景下,2023年12月27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官方宣告:该院审理的李某与刘某侵害作品著作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一案(即“AI文生图”著作权案),认定涉案图片系原告利用人工智能大模型生成,体现了原告独创性的智力投入,属于美术作品,受著作权法的保护。既然AI绘画能够获得著作权,“革新者”们由此推论在生产效率明显优于人类绘画的前提下,AI绘画最终能取代人类绘画。他们认为这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以后不再有人类动笔画画了。他们还列举机械化农业生产取代人力农业生产的事例、机器人在码头装卸货物取代工人装卸的事例来类比AI绘画取代人类绘画。在他们看来,将来人人都可以利用AI绘画,绘画产业将由此迎来爆发式拓展,很可能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笔者作为一个艺术理论的学者和美术实践者,却不这样认识。首先,利用AI绘画不同于使用照相机拍照,著作权领域专家王迁认为,照相者在拍照时已经通过镜头把控了相片上的所有内容,能拍出怎样的照片,照相机心知肚明。而人类向AI发出绘画指令,AI能生产出怎样的画,人类是无法控制的,甚至同样的指令每次产生的图画却不相同。AI就是一个盲盒,人类并不是图画创作者,人类只是文学指令的著作者,对文学著作权的维护无法拓展到图像领域。《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3条对于“创作”规定的教法义学进行了解释,认为“创作”是基于自由意志直接决定表达性要素的行为,人们利用AI绘画,显然不够直接。同时,AI也不是相机那样的创作工具,华东政法大学博士闻天吉认为,“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过程就是把人工智能推出著作权法意义‘工具’范畴的过程”。所谓人工智能,实际上就是机器具有了一定智能主体的属性。所以一个人指令AI从事绘画,就好像指令他人绘制自己想要的画,这个指令发出者不该获得著作权。如果究根溯源,AI绘画的部分著作权应该属于AI所学习的那些绘画的原作者集合。AI能够从事绘画,是因为被投喂了大量人类作者的绘画作品,这些人类作者无疑对自己的作品拥有著作权,AI公司是否可以在未经这些作者授权的情况下让AI学习他们的作品?我们的现行法律中还存在着关于此项内容的法律空白。更进一步讲,AI绘画的著作权的确与其学习的大量绘画的原作者相关。如果赋予利用AI的绘画者以著作权,以后人们可能不再购买人类画家的画作,而是直接用AI模拟他们的作品,人类画家失去需求,不再画画,AI所能学习的画作反而越来越少,这必然会导致想象力的枯竭及风格的僵化。

另一方面,“革新者”们用机械化农业生产取代人力农业生产,用机器人进行码头装卸取代人类进行码头装卸来类推AI绘画必然会取代人类绘画,也是不确切的。因为农业和码头装卸都属于人类的生产力范畴,它们是关乎人类生存、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但是绘画、音乐、棋类、足球、篮球或者其他文娱活动都是人类所谓的“无用”活动,人类组织这样的活动更多出于游戏的心理,并非为了生活资料,而是由此锻炼人类的精神和能力。在这些活动中,从业者、旁观者、消费者、评论者都是游戏场域的参与者,没有一方是可以由机器替代的。AI现在能够战胜人类顶尖的围棋手,那么日后人类就不再需要培养孩子下围棋了?试想有一天,机器人运动员可以完胜人类足球明星,人类球员就会从世界杯比赛中撤出吗?让机器人下场比赛,所有人类成为观众,这一切假想当然不可能变成现实,无论AI在这些领域如何领先于人类,人类也不会放弃他们的游戏。他们会制定新的规则,将AI禁止在场外,让游戏能够继续进行。诚然,当下的新技术冲击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自从AI绘画入场,电子游戏原画领域的诸多人类绘画者被迫失去工作,关于青少年还要不要学习绘画的讨论甚嚣尘上,但是笔者认为AI绘画能替代的仅限于绘画起辅助作用的行业,产品就是绘画本身的行业难以被其窃取,因为消费者意图消费的并非单纯的画作,他们还希望通过消费表达对人类才华的赞赏。2023年,国内某知名游戏公司将AI绘制的游戏设定图印制并销售,遭遇了大规模退货。2023年以来,某国产漫画平台个别作品出现AI参与的痕迹,留言区马上有读者的激烈吐槽和抵制,这些都说明了图类消费者的消费心理,他们购买图类产品就是在参与人类的绘画游戏,显然,用AI绘制图画的公司违反了绘画游戏的基本规则。

最后,希冀于通过AI绘画让绘画产业焕发生机的想法更加不切实际。因为图画并非人类生活的必需品,图画通过市场进行交易,依靠的不是使用价值,而是自身的符号价值。中国的《清明上河图》、法国的《自由引导人民》这些名画之所以价值连城,不仅仅因为它们作者有高超的画功,更在于其在人类文化史中的符号意义。AI绘画的产品再多,绘制再精美,如不具有人文意义、不具有画家的光荣,也只会一文不值。AI绘画可以丰富我们日常的文化生活,但它不会给社会带来额外的财富,更不可能替代人类延续千万年的绘画活动。人类执着的并非绝世的佳作,而是拿起笔自主描绘世界这个行为本身。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 AI绘画无法取代人类绘画

□ 侯百川



■ 评论

# 她“只是要做自己的太阳”

——评网络小说《幸孕面线糊》

□ 杪 枒

随着网络文学类型化程度不断加深,题材和类型在故事中所占的分量越来越重,文学网站关于“男频”和“女频”作品分类无疑也加重了读者的“性别感”。从“霸道总裁”到“大女主”的人设突出表现了这一点。近年来,与《后宫·甄嬛传》《半部春秋》等历史小说中那些能在后宫运筹帷幄、在朝堂上纵横捭阖的女主角不同,“更加自信、勇敢,勇敢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女性角色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当下的作品中,如《有喜》中的沈明珠、《我的草原星光璀璨》中的蓝蓝等。荣获第九届现实题材网络文学征文大赛一等奖的作品《幸孕面线糊》(作者阳光彩虹小煮呱),在社会与女性的交结点上建构故事,通过非遗和地域文化传承等塑造了袁景这个独立自强的时代女性新形象。

《幸孕面线糊》讲述了一位不甘被社会规训和定义的女性,克服职场和原生家庭带来的困扰,通过直播创业实现自我价值和个人的成长的故事。袁景在上海工作时遭陆雅妮的当众殴打,才知被姚旌欺骗了感情。她本想在他们的婚礼上报复,却意外发现自己已经怀孕。为逃避姚旌的纠缠,也为了缓解自己的经济压力,她回到泉州老家,但母亲的冷漠使她不得不离开家庭去民宿做义工,最终她通过直播泉州非遗文化扎下根来,其间认识了兰姨、苏念等朋友。生下女儿奶糖后,袁景在职场变动、女儿生病等困境中逐渐成长。最终,她回到上海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而母亲袁茜被查出患癌,母女关系迎来新的转折。故事关涉女性的婚恋、亲情、友情和职场经历,社会层面则以上海和泉州地域文化、非遗文化传承等营造出人物的活动空间,以丰富的情感伦理和时代信息为女性的细腻显影

搭建了舞台。

以网络叙事呈现女性角色的生存困境与觉醒过程,让这部小说有了鲜明的现实指向。小说从两个女性的打斗开始,看似“博眼球”的剧情背后隐藏着日常生活中习焉不察的规则与习俗对女性的束缚。姚旌隐瞒婚讯与袁景同居,利用上女身份和假人设编织感情陷阱,将袁景视为情感与物质的双重依附对象。女性的弱势也体现在职场中,袁景因为与姚旌的关系遭到非议,但姚旌作为上司却能全身而退;徐千卉、沈雪因高强度工作小产,方铭却以“项目没产出”为由给差评,充分暴露出场场对女性的压榨。这些现实关系的打破,始于袁景的主动反击,她闯入婚礼现场,不仅报复了姚旌的背叛,也是向传统观念发起的一次挑战。袁景意外怀孕后,从最初想堕胎到最终决定生下孩子,并不是屈从于女性的职责,而是主动选择“为自己生育”,并证明“自我生存与成长”的意义。由此我们看到,袁景的故事里没有逆袭爽文的“狗血”,只有一个普通女性在艰难中开出花来的真实。她的“大女主”光环不在百万粉丝的光鲜,而在认清生活真相后依然前行:被欺骗后不否定爱情,被打压后不放弃事业,被原生家庭伤害后依然保有爱的能力。就像她在直播中所说:“我不是要成为谁的女王,只是要做自己的太阳。”

在女性靠个人努力实现自我价值的同时,地方文化和非遗文化传承这条线索抬升了小说的时代价值和社会意义。袁景的成长轨迹因为非遗传承而融合了与多方角色的联动,从而编织出属于她自己的社会网络,这也成为她改变自己命运的选择。一方面,作为非遗的传播者,袁景通过亲身参与,让泉州的

非遗从静态符号变成与当下生活紧密关联的动态叙事。她穿上“节约衫”“浪费裤”,在直播中细致解读服饰背后的劳动智慧,甚至结合惠安女“不落夫家”的婚俗历史,让观众理解服饰与生活方式的深层关系。她还邀请当地师姐参与直播,讲述服饰在当代的改良与坚守,让“吃苦耐劳”的惠安女形象有了具体的承载。在埭埔村,袁景跟随非遗传承人黄老师学习簪花技艺,在直播中展示“田螺髻”的盘法、鲜花围的搭配,甚至亲自体验渔家生活,将簪花习俗与海洋文化、女性互助的传统结合,让观众明白“满头繁花”不仅是装饰,更是对生活的热爱与祈福。另一方面,多角色协同构成“合作同盟”,是在打破非遗的“小众圈层”实现“跨圈传播”过程中实现的,如袁景联合苏念的传媒公司,将非遗直播与短视频创作结合,剪辑惠安女劳作的纪实片段、妈祖诞辰的民俗活动、南音演奏的经典曲目,在平台上形成“泉州非遗”系列内容。此外,小说以泉州和上海为背景,生动地展现了两种风格迥异又相互碰撞的地域和城市文化,让读者既能领略到泉州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独特的民俗风情,又能感受到上海快节奏的现代都市氛围以及其中复杂的职场文化。这些情节与人物命运相关联,赋予了传统文化鲜活的生命力。

在写法上,《幸孕面线糊》通过多条叙事线索的交织和空间与身份等的转换,丰富了叙事的层次感。从故事模型上看,小说诠释的是“逃离”与“回归”的叙事母题,主线是袁景的个人成长,从上海到泉州再回到上海的“换地图”过程,是她从被动承受传统角色定位到主动掌控命运的完整轨迹,内里则表现为自我的抗争与救赎。经历了泉州的疗愈和



《幸孕面线糊》,阳光彩虹小煮呱著,发表于起点中文网

成长,当她再度回到上海时,已经拥有了一个全新的自我。从叙事的副线上看,则分别有女性的互助战斗和“反派”的阻力线。前者摒弃了“女性互斗”的滥俗情节,展现出女性联结的力量;后者则作为独立意识觉醒的“催化剂”,反衬出袁景的成长。尽管小说背景定位于新时期的城市生活,但其中也隐隐透出地域文化之间的碰撞与共生主题。最初上海的快节奏与疏离感给袁景造成了创伤,泉州的慢节奏和烟火气则成为她疗愈创伤的精神故乡。两条地域线索在她身上交织,最终她是带着泉州的“根”回到上海的,用“慢下来”的韧性对抗都市的“快节奏”,两种文化在她身上实现了融合。

当前,网络现实题材创作已经步入转型期,“题材红利”尽管还在,但“讲故事的方法”变得越来越重要。在日常叙事中完成对时代经验的审美转化和意义确认,通过提升叙事的艺术性增强小说的表现力以达到吸引读者的目的,显然是网络文学精品化创作不可逃避的路径与方法。从这个角度上说,《幸孕面线糊》给我们提供了多层面的启示。

(作者系河北省网络作协副主席)